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永樂期的海外出使 ——日本天理大學所藏永樂十二年版與 永樂十八年版之考察

藤田明良*

摘 要

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收藏有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已為學界所知，然其內容至今仍未公開。天理所藏的永樂十八年版本比起中國的收藏版本（永樂十八年），其保存狀況較佳，能彌補其缺損部分。天理的永樂十二年版本與永樂十八年版本相較下，其架構有非常大的差異。本論文首先論述天理大學所藏之兩種版中《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來歷與內容，其次解析《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永樂十二年及永樂十八年）、《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永樂十四年）三個不同版本的成立與變遷；並且藉此三經所提示之媽祖信仰與佛、道教的交叉背景來考察永樂時期出洋船舶關係人、海外出使者及道士們的動向。

關鍵字：媽祖、天妃、海外出使、佛教、道教

* 日本天理大學國際部
本文由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涂玉盞副教授協助翻譯

***Taishang Shuo Tianfei Jiuku Lingyan Jing* and the Diplomatic Missions during the Yongle Perio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1414 and 1420 Versions in the Tenri University Library**

Fujita, Akiyoshi*

Abstract

The 1414 and 1420 versions of *Taishang Shuo Tianfei Jiuku Lingyan Jing* (*Book of the Celestial Supreme Narrat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Heavenly Queen's Salvation from Sufferings*) in the Tenri University Library have long been known to academia. However, their contents have not been thoroughly introduced and studied. As the 1420 version (located in the Tenri University Library) has been preserved much better than the 1420 version (loca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t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 to that version, which differs in structur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ackground of how the different editions were compiled, analyze their contents, and then compare the 1414 and 1420 versions with the 1416 edition of *Taishanglaojun Shuo Tianfei Jiuku Lingyan Jing* (*Book of the Celestial Supreme Lord Narrating the Experiences of the Heavenly Queen's Salvation from Sufferings*),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how the three versions came to exist and how they changed from edition to edition.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zu belie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hese scriptures, this study will shed light on the activities of sailors, diplomatic missions, and Taoist priests during the Yongle period.

Keywords: Mazu, Heavenly Queen (*Tianfei*), Yongle Period, Diplomatic Missions, Buddhism, Taoism

* Professor,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enri University, Japan

壹、前言

明代永樂期，海外出使者之宗教行為中，以鄭和（1371-1434）刊印《佛說摩利支天經》、《大藏經》等佛典最為有名。¹ 從道教立場解釋航海神媽祖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也同為海外出使者所刊印。其中，大家較熟知者為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永樂十八年版（1420）《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²便是繼承永樂十四年（1416）與鄭和一起出使卻於海外殞命的達勝慧（生卒年不詳）之遺志而刊印。此經也收錄在1992-1994年刊行的《藏外道書》。其他將媽祖信仰改變成道教形式的經典，還有收錄在正統十年（1445）完成之《正統道藏》與《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兩者內容同樣融合儒教、佛教與道教三教。³ 李麗涼氏比較兩者內容，指出《太上老君說》以道教神學為立場，而《太上說》則在內容上混有佛教內涵，以及天妃是出生莆田湄州島之女的民間信仰。⁴ 約在同時，筆者也針對《太上老君說》重新定義媽祖神話的道教立場，並給予評價：認為《太上說》讓在《太上老君》裡已經消失的地方民俗等內容或佛教要素重新復活。⁵

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收藏有永樂十二年版（1414）與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事，已為學界周知，然其內容至今仍未公開。⁶ 中國國家

¹ 王海濤，〈鄭和與佛教〉，《鄭和論叢》，第1輯（1993），頁398-406。陳玉女，〈鄭和施印佛經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163-200。

² 王伯敏主編，《中國美術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繪畫篇》，第20冊，《版畫卷》，頁22-23，圖30。金秋鵬，〈迄今發現最早的鄭和下西洋船隊圖像資料——《天妃經》卷首插圖〉，《中國科技史料》，第20卷第4期（2000），頁61-64。

³ 金秋鵬，〈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http://www1.ihns.ac.cn/members/jinqiup/baochuan.htm>），最後檢索日期：2010.05.03。文中視《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初刊為永樂十四年（1416）。

⁴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明道大學人文學院編，《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清水鎮：臺中縣文化局，2010），頁35-53。

⁵ 藤田明良，〈介紹：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季刊民族學》，133號（2010），頁35-53。此為在該雜誌的鄭和特集中介紹天理圖書館所藏本中的一篇短文。

⁶ 澤田瑞穗，〈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錄〉，《東方宗教》，第30號（1967），頁81-93。該書中，以天后關係的經典為主，介紹概要及全文轉錄其刊記。又，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頁204的插圖中，揭載卷首圖的前半部。李獻璋並於書中詳細論述有關海外出使的媽祖信仰。澤田瑞穗為證明《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本文與道藏《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同文，在經文分析上直接引用《太上老君說》。參照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頁56。

圖書館之《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是名文學家鄭振鐸氏（1898-1958）所收藏的版本，後來被送給舊北京圖書館，可惜其保存狀態不良，且經文前面有所缺損。而天理圖書館藏永樂十八年版保存狀況較好，能彌補其缺損部分。另外，唯有天理圖書館才有之永樂十二年版本，其內容雖與永樂十八年版本相同，但其整體架構有著非常重要的不同。

本文首先論述天理圖書館所藏之永樂十二年版及永樂十八年版中《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來歷與內容，其次將從《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永樂十二年）、《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永樂十四年）、《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永樂十八年）三經內容上之不同，分析《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成立與變遷。希望藉此三經所提示之媽祖信仰與佛教、道教的交錯背景，來考察永樂時期出洋船舶關係人、海外出使者及道士們的動向。

貳、天理圖書館藏天妃靈驗經的來歷

天理圖書館所藏《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二經典與黑田源次氏（1886-1957）有關，黑田氏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任奈良國立博物館館長，同時也是醫學家兼美術史家，逝於 1957 年，享年七十。逝去後，將所藏約有九十種的明代道佛經典送給天理圖書館，當中與道教相關有二十六種。⁷

黑田氏所著之〈明初道教典籍目錄〉，是其整理昭和六年（1931）夏天購自北京數百部道佛經典中的五十四部道教典籍而成之目錄，並發表於滿州史學會會誌上。⁸ 關於所購之典籍，黑田氏有此敘述：「是從北京的東城護國寺流出來的。」北京護國寺原本為崇國寺，該寺歷史可追溯自元代。此後崇國寺在明宣德年間獲頒賜「大隆善寺」之號，又於成化年間加賜「護國」二字，之後遂成「大隆善護國寺」，以「護國寺」之名為大眾所熟悉。其因位置與東廟隆福寺相對被稱為西廟。然，具寺

⁷ 澤田瑞穂，〈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錄〉，頁 86。

⁸ 黑田源次，〈蘆廬（所藏）明初道教典籍目錄〉，《滿州史學》，第 2 卷第 3 號（1938），頁 49-58。

院功能的護國寺在清光緒年間雖因發生大火而漸衰微，廟會方面卻依然興盛，民國時期仍頗具規模。廟會時什麼樣的攤位擺在什麼地方基本上都有規定，例如：彌勒殿擺古董、工藝品，還有刀劍類的東西，而天王殿則擺玉器、裝飾品等等。殿外還有很多手工藝品，特別是以扇子最為有名。殿的走廊則販賣書畫、古書等等，文人墨客成群。⁹

實際上，護國寺的位置不在東城而是在西城，在東城的是隆福寺。東城廟會也很盛大，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古書店非常多。因此黑田氏把這兩所寺院弄混了也說不定。護國寺和隆福寺，在昭和六年（1932）時已為荒廢狀態，而當時北京的大寺院都呈現相同狀況，寺庫裡龐大經典類典籍不斷地外流、散佚。黑田氏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於北京古書店邂逅數百卷明代道佛經典。

黑田氏自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即轉向研究醫學及東洋美術，特別是持續地收藏及研究版畫。¹⁰ 1937 年前後在北京購得《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等典籍的黑田氏，一方面於滿州醫科大學生理學研究室執教鞭，一方面是該大學中國醫學研究室（東亞醫學研究所）負責人。他一邊收集、整理中國醫學典籍，甚至也一邊協助滿鐵大連圖書館漢籍蒐集事業。¹¹ 1931 年黑田氏二度前往德國留學，¹²留學中撰寫〈清初以前的支那版畫〉，¹³及出版《長崎系洋畫》一書。¹⁴

對於自製〈明初道教典籍目錄〉中的道教典籍，黑田氏舉出下述四項特徵。第一，印本幾乎都有繪像。第二，所謂智識經由民間布施刊印。第三，從卷末刊記所

⁹ 二階堂善弘，〈北京旧廟会と寺廟跡地について〉，二階堂善弘編，《近代中國都市芸能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豐中：関西大學文學部，2001），平成 9-11 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C）報告書，頁 47-65。

¹⁰ 小野忠重，〈偉大な美術史家の回想——天理圖書館黑田源次舊藏品に寄せて——〉，《ビブリア》，第 37 卷（1967），頁 37-72。

¹¹ 岡西為人，〈黑田源次先生と東洋醫學〉，《醫譚》，復刊第 15 號（1957），頁 36-39。佐野輝夫，〈東亞醫學〉，輔仁會滿州醫科大學史編集委員會編，《柳絮地に舞ふ——滿州醫科大學史》（奉天：輔仁會滿州醫科大學史編集委員會，1978），頁 140-141。砂川雄一、紗川淑子，〈有馬源内と黒田源次——父子二代の一〇〇年〉（東京：砂川雄一、紗川淑子出版，2010），頁 145-157。

¹² 黑田源次氏書簡中，日期是昭和七年十月五日，收件人是滿鐵大連圖書館的圖書管理員松崎鶴雄氏，信函內寫道「自去歲離奉天以來已滿一年」。松崎鶴雄，〈黒田源次博士の柏林便り〉，《書香》第 45 號（大連：大連圖書館，1932），收於《復刻版：書香：滿鐵大連圖書館》（東京：綠蔭書房，1992），頁 530。

¹³ 黑田源次，〈清初以前の支那版畫〉，美術研究所編，《支那古版畫圖録》（東京：美術懇話會，1937），頁 1-9。

¹⁴ 黑田源次，〈長崎系洋畫〉（東京：創元社，1932），頁 140。

載，可確知年代及窺知民間信仰之性質。第四，也有若干道藏未收之文獻。因此，在研究上的意義可歸納為三點，即一、可揭開明初宗教版畫的發展程度；二、可瞭解當時民間信仰內容；三、對北京文化史的貢獻。

以上，我們可以了解黑田氏購入包含《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等數百卷道佛經典之第一理由，在於扉頁圖的版畫。黑田氏之目的是想豐富自己東洋版畫史研究資料中的明初宗教版畫。黑田氏在〈清初以前的支那版畫〉一文中，論述道：「明代版畫以萬曆為界分前後二期，且前期的版畫，無寧說是以明初，特別是永樂、宣德最優，而後隨著年代推移可看出其退步的痕跡」，「總而言之，以佛典及道典的插畫，或是其他宗教為主之版畫，幾乎可以斷言在宋末明初達到極致，其後逐漸式微。這點可從往後的康熙、乾隆之際，舉極盡宮廷榮華之能事敕修的經典，尚遠不及明初的流布本中得知」。¹⁵ 他撰此文半年前，在北京購得包含《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等數百卷的道佛經，成為下此判斷的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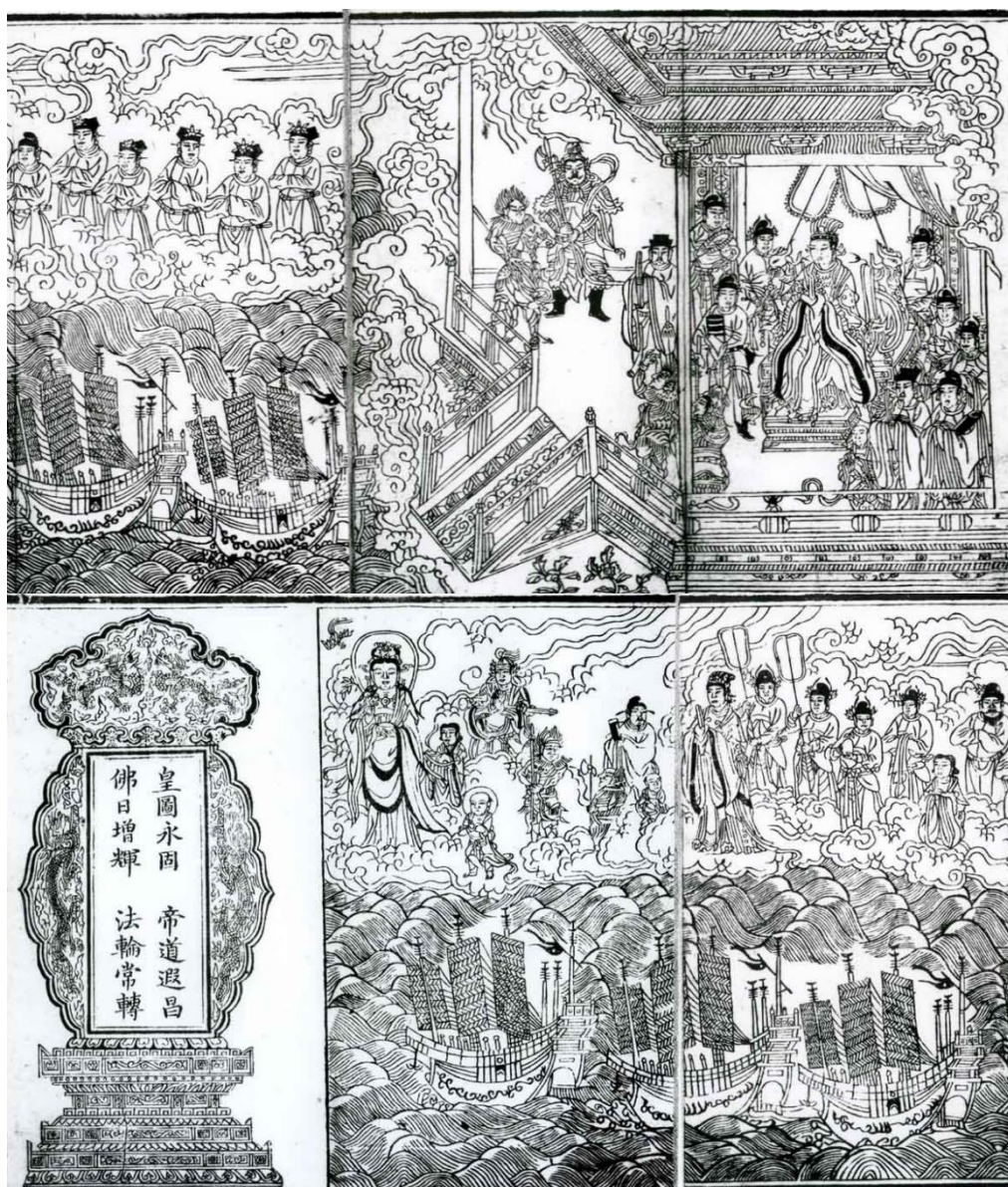
參、天理大學所藏《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的內容與〈刊記〉

以下介紹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藏《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整體內容，及考察其〈刊記〉。如前所述，天理圖書館現存有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兩種版本之《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其中，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本文六行，每行十三字，含卷首圖與〈刊記〉共四十三頁。依〈刊記〉所載，內官（宦官）楊敏（生卒年不詳）於前年航海中，在安達曼群島近海處遭遇暴風時，曾發誓刊印天妃靈驗經，後因媽祖靈驗而獲救開版。¹⁶ 而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則是本文四行、每行十三字，頁面較永樂十二年版窄，含卷首圖與刊記共四十五頁。此永樂十八年版與中國國家圖書館永樂十八年版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相較，從字體、〈刊記〉等來看，可以確定是同版經。本文只有一部分

¹⁵ 黑田源次，〈清初以前的支那版畫〉，頁 1-9。此論文文末寫著：「昭和七年一月十日 柏林」。

¹⁶ 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頁 273。

在配置與字體上有不同，內容與永樂十二年完全相同。但是，整體架構有下述兩點的不同，第一點是永樂十二年版在本文前有牌記，而永樂十八年版沒有牌記。第二點則是永樂十八年版在本文之後，附有〈聖后天妃寶號〉與〈靈符〉。這個不同點，並不是頁面寬幅不同等形式問題，而是兩者在成立過程上有顯著不同，此點將在第三節詳述。



【圖一】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卷首圖與牌記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

永樂十二年版在卷首圖與牌記六葉（圖一）之後接本文，以下從本文開始全文轉錄，比對中國國家圖書館本，並將殘缺部分以反黑底來表示。因與永樂十八年版是同版，經的本文也相同，所以此處只想釐清殘缺部分。

* 反黑底着色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本欠損部分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¹⁷

仰啟敕封號無極，英烈輔斗協天妃，威容顯現海中遊，德廣布施天下仰，護國救民無阻滯，扶危救險在須臾，或遊天界或人間，或遍波濤并地戶，邪魔魍魎總歸依，鬼魅妖精皆潛伏，變幻作吉如彈指，賜福消災若殄微，凡人有禱奉金爐，有事歸依從懇禱。

爾時無極輔斗天妃，元在莆田縣湄州山，三月二十三日辰時生，時神靈長時顯現來，得知見斷疑說法，惟見世人，或有行商坐賈，或種作經營，或行兵布陣，或產難不分，或官災所尅，或口舌所侵，多諸惱害，疾病連綿無有休息，遂起慈心所發誓願，遊行天界遍去人間，行臨地府至到山河，通、於海上透達溪中，一者願救舟船，二者誓護客商，三者祛邪鬼崇，四者蕩滅災迺，五者追捕奸盜，六者收斬強人，七者救民護國，八者釋罪解愆，九者扶持產難，十者庇護良民，十一者公護法界，十二者保佑安寧，十三者功行果滿，天妃在世太平年正月十五夜子時，敬。

老君近來天妃曰，雖為女人一表堂堂顏容自在，聞有許多道德善哉善哉，即時奏封無極輔斗助濟政德天妃，頂帶珠冠身披緋衣，腳踏雲履手按龍形，鳳輦時隨車馬日從，黃蜂兵帥前擁白馬將，而後排有千里眼之神，有順風耳之將，青衣童子侍從判官，去住難觀莫測人人敬仰處處歸依。即說咒曰

勅封輔斗	顯跡威靈	飛符走印	統領神兵
收捕奸盜	斬滅妖精	扶危濟險	護助人丁
邪魔永殄	疾病俱痊	敬我者泰	逆我者驚

¹⁷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天理圖書館藏明永樂十二年翻刻本，第 1120 號。

壓息火盜	風燭俱停	東西南北	凡事圓成
符威一鎮	家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英烈天妃	善慶盛時	遊行海上	遍透天墀
風雷頒護	兵將維時	中臨人世	為揚是非
下通地府	解脫神司	狂人者戮	殺人者揮
施人者愛	謀人者追	一心歸仰	萬物咸輝
急急如律令			

昔時仙妃形容端正，空谷傳聲留此經呪，奉皇勅命而跪尊聽，若有善男信女能敬，奉經不計日辰，或敬心諷誦，或僧道轉誦行持法事，或轉一遍三遍至七遍，即有祛除災難，殄滅邪魔，疾病自痊，官灾永息，行兵破陣凶惡自離，囚獄之中自然寬泰，賊寇不侵惡言無害，田園萬培牛畜盈餘，坐賈行商海途平善，求官作事遂意稱心，說經將畢，頃刻騰身，鳳輦乘官，朝謝玉京，稽首，歸依奉辭而退

奉請三天都總管，九天遊遍不曾停，上聖天妃名護國，勅封靈惠衛朝廷，頂帶花冠金鳳輦，身披輝服仗龍乘，東列西華排鬼將，南征北狄助神兵，威容顯現人欽仰，心內慈悲佛顯明，我奉上天來助勅，一心法力寫明經，劍佩斗牛光凜冽，簡書勅命布精靈，救民護國施恩德

祛害除災利與興，威德通天祛猛將，神威濟世度羣生，山河社稷期長守，宗廟祠堂保太平，散影飛雲遍天下，天上人間事最靈，人間若有不祥事，奉勅皆行達上清

陰德始生	陽貞吉真	威容烜赫	救度生民
斬鬼除魔	速達上清	三台來護	眾聖皆迎
戴天履地	步斗魁星	無憂不滅	無願不從
但持神呪	道炁長存		

真人曰，聖后湄州之靈，於凡世三月念三日誕，彌朔月世間歸仰之，應有善男信女喜敬其名者，莫不脩齋設醮，嵩呼，萬壽以祝，斯神何其靈耶，真人曰，世有聰明正直之神，為國療治疾病救護，眾生如向者鮮矣，一旦功成行滿

玉皇詔問，玉福有登為之散彩，七元使者為其奔走，是勅封金闕輔斗，中事人間有兵戈旱嘆疾病諸難，商賈公私俱使望顯其靈，密而應之莫心叩頭，即使神得玉帝之勅也，今有善信之人若能受持此經者，神力祐之報應須臾，若有輕慢者必遭殃咎。於是

玉帝所封呪曰

金闕聖后	勅封輔斗	湄州顯跡	嶽瀆毓秀
三月念三日	彌誕良辰	人間歸仰	嵩呼萬壽
何福不臻	何難不救	與道合真	玉皇詔祐
依經轉誦	即當戒守	燒香散花	脩崇齋醮
誦經之人	獲福無量	應有急難	即當虔告
如法受持	無不應驗	普沾功德	永保利貞
勿示非人	戒慎之焉		
急急如律令			
真后斗仙	顯跡湄州	上佐金闕	下澤泉源
七元使者	道合自然	人間歸仰	福報無邊
昊天罔極	降福綿延		
急急如律令			
英烈靈妃	應感無邊	人間天上	起敬其名
貞風顯祐	國土清平	臣今遵奉	永保利貞
急急如律令			
輔斗真人	感應化生	一符一水	救濟萬民
除灾去障	永保安寧		
急急如律令			
齊天聖后	觀音化身	眉州顯跡	海岸與靈
神通變化	順濟妙名	三十二相	相相端成
隨念隨應	至聖至靈	威光顯赫	護國庇民
海風吹浪	至祝降臨	一心瞻仰	顯現真身
虛空出現	統押天兵	威神下降	鬼伏邪驚
莆田土主	聖天竹林	觀音大聖	驅逐邪精

消灾散禍 家國安寧
急急如律令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刊記〉

大明國奉
聖內官楊敏法名佛鼎，於永樂十年
十月十二日欽承
上命率領官軍船隻，往榜葛刺等國
開讀營運公幹，於永樂十一年肆月
初四日，行至安得蠻洋，遇值風颶
大作，要保人船平安恭禮
聖前啓許印施
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
天妃靈驗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
是許之，次果蒙¹⁸
聖力護佑，風波咸息而無虞瞻迓，
四桅之上
神燈降照，惟
聖感應如電如雷，敏今不負盟，命工鐫
梓印施，若善男信女志心請受持
誦，當得獲福無量，伏愿
帝德隆盛國富民安吉祥如意者
永樂十二年 月 日謹施

¹⁸ 澤田瑞穂，〈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錄〉，頁 90。全文轉錄本，「次」字脫漏。

此處想討論永樂十二年版的〈刊記〉。依〈刊記〉所載，《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是永樂十年（1412）年出使孟加拉宣諭的永樂帝內官楊敏，為感謝在航海途中於安達曼群島附近遭難獲救，歸國後刊印之經。楊敏於永樂十年十月十日受永樂帝之命，率船隊朝孟加拉國出發，卻於永樂十一年（1413）年四月四日，在緬甸南方安達曼海附近遭遇暴風雨。此時楊敏向天妃祈禱發誓，若此次航海能平安達成任務，將刊印《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靈驗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後來雨勢漸漸變弱，神燈從四根帆柱上降照下來。楊敏目睹天妃的感應如此快速，歸國後即遵守誓約，於永樂十二年命工匠開版《天妃靈驗經》並印刷。

費信《星槎勝覽》（前集）的〈目錄〉中，有這樣記載：「永樂十年隨奉使少監楊敕等往榜葛刺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二年回京。」馮承鈞氏於《瀛涯勝覽校注》及《星槎勝覽校注》書中，校訂：「楊敕為楊敏之誤」，楊敕為楊敏一事於〈刊記〉中也可以得到證明。¹⁹ 在第一節介紹的黑田源次編輯之〈明初道教典籍目錄〉，其最後作的「備考」有簡單評論：

相較於鄭和，此〈刊記〉之研究史意義可補資料鮮少的楊敏事蹟文獻之欠。同時根據《明史》：「永樂十年，鄭和出使蘇門答刺。同十三年歸朝。」與《星槎勝覽》：「永樂十年，楊敏出使榜葛刺。同十二年歸朝。」之記載，可推定為永樂十年鄭和與楊敏先後出使蘇門答刺與榜葛刺，前者於十三年，後者於十二年分別歸國。²⁰

又，近年出現鄭和與楊敏一起出發，於途中分道揚鑣之說。²¹

有關楊敏的事績，在《明史》〈外國傳卷五〉暹羅條目裡記載：「十四年，王子三賴波羅摩刺笏的賴遣使告父之喪。命中官郭文往祭，別遣官齎詔封其子為王，賜以素錦、素羅，隨遣使謝恩。十七年命中官楊敏等護歸。」永樂十四年，暹羅國王去世。永樂帝派遣使節前往追悼，賜素錦、素羅，並冊封王子為國王。其後，新王遣使至明謝恩。永樂十七年（1419）護送暹羅國謝恩使歸國的是楊敏。²²

¹⁹（明）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9。（明）費信撰，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1。

²⁰ 黑田源次，〈蘆廬（所藏）明初道教典籍目錄〉，頁57-58。

²¹ 張之傑，〈永樂十二年榜葛刺貢麒麟之起因與影響〉，《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5），頁66-72。

²²（明）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8冊，頁8399。

又，康熙四十七年（1708）琉球程順則編纂的《指南廣義》，是一本航海指南書，書中卷首〈傳授航海針法本末考〉記載康熙二十二年（1683），航行來到琉球的冊封使船中福建舵工為琉球舵工畫了一本《航海針法》書，書中傳授了牽星及水勢山形各圖。並明白記載此書彙整自明朝永樂元年鄭和、李愷、楊敏等為宣諭而出使東西二洋時的航海技術。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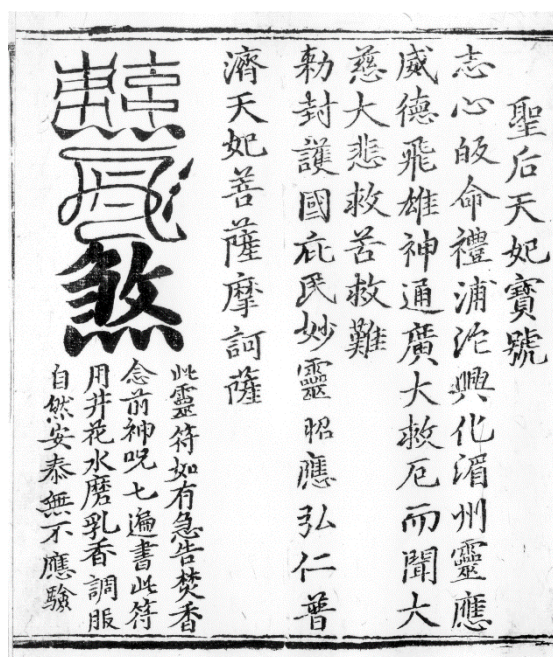
楊敏出現在航海技術書中的紀錄，以馮承鈞氏在《瀛涯勝覽校注》序中，引用友人向覺明氏所藏之殘卷最為重要，序中言及：「清初人鈔本殘卷一冊，書題序跋并闕。殆是《針位編》之一種。」其中一條，永樂十九年（1421）出使榜葛刺等諸國的使者中出現了「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與鄭和、李愷並列之記載。²⁴ 他與〈刊記〉「內官楊敏法名佛鼎」是同一人，這點是沒錯的。又，「《針位編》之一種」，在接下來永樂二十三年（1425）於烏龜洋遭遇暴風浪時，也有因呼喊「天后娘娘」的名號而得平安的記載。²⁵

永樂十八年版的提示，如前所述，經的本文因為與永樂十二年版相同，所以此處暫時省略，而取〈聖后天妃寶號〉、〈靈符〉與〈刊記〉，並附照片（圖二）。

²³ （清）程順則，《指南廣義》（福州：琉球館，1708），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線裝本，頁31。

²⁴ 「吾友向覺明達。藏有清初人鈔本殘卷一冊，書題序跋并闕。殆是《針位編》之一種。中有一條云，『永樂十九年。奉聖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泊鄭和、李愷等三人，往榜葛刺（原誤傍葛據）等番邦，周遊三十六國公幹，至永樂二十三年，經烏龜洋，忽暴風浪』（下言禱告天后娘娘得平安）。此條雖合五六兩次奉使為一時。」（明）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頁9。

²⁵ 若「天后娘娘」是原文的話，此航海技術書的成立應該是在康熙二十三（1684）年天后冊封以後。



【圖二】 永樂十八年版〈聖后天妃寶號〉〈靈符〉
資料來源：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

以下轉錄〈聖后天妃寶號〉、〈靈符〉與〈刊記〉。

聖后天妃寶號

志心皈命禮，浦陀興化，湄州靈應，威德飛雄，
神通廣大，救厄而聞，大慈大悲，救苦救難
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菩薩摩訶薩

(靈符)

此靈符如有急告焚香
念前神呪七遍書此符
用井花水磨乳香調服
自然安泰無不應驗

〈刊記〉

奉

佛信官達勝慧

所伸意者永樂十四年差往西洋公幹，要保人船無事，發心告許

天妃靈驗妙經一藏，用作匡扶，祈求平善。不期勝慧年命已終，

愿心尤在，董將遺下資財，命工印造。原許經文，散施四方，流通
讀誦，所集功德，上報²⁶

四恩，均資三有，聞見受持，俱沾利益。仍仗良因莊嚴勝慧廣，及法
界有情同登樂土者。

拜題

此處將討論永樂十八年版〈刊記〉。據寫有「永樂十八年四月八日」日期的〈刊記〉所載：在永樂十四年接到出使命令的達勝慧，於出發前發願如果出使團的人與船能平安歸國，將刊印《天妃靈驗妙經》一藏。但達勝慧卻在歸國前死亡，後依照他的遺願，將其遺產用來印造《天妃靈驗妙經》。另外，中國國家圖書館本最初四字殘缺。還有達勝慧是一位「僧人」之說法也最為有力。其依據馮承鈞氏所譯《鄭和下西洋考》（民國二十四（1935）年刊）序文考證而得知，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刊記〉中達勝慧為「僧人勝慧」，是一位「佛徒」。²⁷ 會這樣考證或許是依據當時北京圖書館本，因該本〈刊記〉最前面「奉佛信官」四字殘缺之故吧。²⁸ 此僧人說在澤田瑞穗氏介紹了以「奉佛信官」開頭的天理圖書館本〈刊記〉後，之後研究也承繼這樣的說法。²⁹ 而且鄭和也頻繁使用「奉佛信官」一詞，³⁰ 前述楊敏也用「三寶信官楊敏字佛鼎」之語，這裡想確認「奉佛信官」，所指為信奉佛教官僚之意，達勝慧並非僧人。

²⁶ 澤田瑞穗，〈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錄〉的全文轉錄，將「上」誤為「下」。

²⁷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3。

²⁸ 黑田源次氏已指出，在馮承鈞氏《鄭和下西洋考》序文中，所謂「挾據永樂十八年刊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後題記、永樂十四年下番之役、並有僧人隨往西洋公幹、則第四次旅行中、有佛僧一人矣」之經，似乎與北京圖書館架藏的是同一本，而「奉佛信官」是官吏名，嚴格來說它不是佛教徒的意思。又據黑田氏的記述，此《永樂十八年刊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此時已經離開鄭振鐸氏身邊，早已放在北京圖書館的架藏上了。黑田源次，〈蘆廬（所藏）明初道教典籍目錄〉，頁58。

²⁹ 例金秋鵬，〈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的「僧人勝慧」，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中的「僧人達勝慧」。

³⁰ 例如《優婆塞戒經》鄭和《題記》中有「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福吉祥」。陳玉女，〈鄭和刊印佛經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頁186。

肆、《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二本與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比較

在這裡想探討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兩版本的《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成立過程及相互關係。李麗涼氏將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成立於永樂十四年的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在內容上做比較與檢討，論述兩者的前後關係：

道藏本的結構完整有序，先有讚頌詩，歸依禮拜，其次有啟請咒、奉禮咒，接著是媽祖的降生因緣，並反復重述媽祖昇化後所負的神職，最後是符咒，完全具備著科儀經懺的形式，相對地，永樂十八年本的結構比較鬆散。雖就常理推測，道藏本應當完成於後，但是兩本的關係究竟如何，哪一個版本在先，哪一個在後，或是兩本之前又有一個版本，限於資料的不足，目前無法解釋清楚。

31

如前所述，本文已證實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內容一樣，即使從成立年代來推論《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有可能是在《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之前出現。筆者在此將從兩者的構成內容做比較檢討，希望藉此來檢證推論是否正確。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以下《太上說》）與《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以下《太上老君》）之構成內容比較如下表：

《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A 讚頌詩	a 讚頌詩
B 天妃誕生及靈驗事蹟	b 至心歸命禮
C 老君封號授咒	c 啟請咒
D 啟請咒	d 奉禮咒
E 奉禮咒	e 天妃降生緣由及靈驗事蹟

³¹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頁 51。

F 真人說言	f 廣救真人偈言
G 玉帝封咒	g 天妃誓言
	h 老君封敕
	i 真人複說偈言
	j 天妃救苦靈符
	k 敕符咒

【表一】《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構成內容比較表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永樂十二年與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從整體架構來看，《太上說》在讚頌詩之後，接著是天妃誕生及靈驗事蹟，其次是老君封號授咒，接下來為啟請咒、奉禮咒、真人說言等，最後以玉帝封咒結束。相對的，《太上老君說》在讚頌詩之後是啟請咒、奉禮咒，接著是天妃降生緣由與靈驗事蹟，夾著廣救真人偈言之後，緊接著是天妃誓言，然後為老君封敕。更進一步加進來者為真人複說偈言及天妃救苦靈符，最後是敕符咒。A 與 a，D 與 c，E 與 d，字句字數完全一樣，僅在內容上有少部分不一樣。f 是 C 的後半段，i 則是 G 的前中段部分，G 剩下的部分則成為 k，隨處可見《太上老君說》更改了《太上說》的內容並再利用。

又，g 雖然也是擷取 B 的一部分，在 B〈天妃誕生及靈驗事蹟〉中「一者願救舟船，二者誓護客商，三者祛邪鬼崇，四者蕩滅災逆，五者追捕奸盜，六者收斬強人，七者救民護國，八者釋罪解愆，九者扶持產難，十者庇護良民，十一者公護法界，十二者保祐安寧，十三者功行果滿。」十三項上，加入「十四者求官進職爵祿亨通，十五者過去超生九幽息對」兩項，增加為十五項。同樣傾向也出現在 C 與 h，老君授予天妃的隨神中，C 有黃蜂兵帥、白馬將軍、千里眼、順風耳、青衣童子、侍從判官等六神，相對的 g 則加上丁王使者、檀香大聖、晏公大神成為九尊神。B 與 e 是敘述天妃封號之原委，B 敘述生在湄州島之天妃在觀音通力下，發下「願求舟船」、「誓護客商」等救護世人之願而昇天，並受到太上老君重視，而受封為神仙。e 則是敘述為了拯救鬼神橫行的人間，天界天尊或太上老君讓北斗七星之一的妙行玉女降生人間，這是從道教角度來排除民間傳說及佛教色彩的一種再定義，關於這一點李麗涼與藤田皆已指出。³² 在《太上老君說》中新創出的部分只有 b〈至

³²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藤田明良，〈介紹：天

心歸命禮〉與j〈天妃救苦靈符〉而已。

如上檢證所述，從經典架構與內容的比較上來看，《太上老君說》是再利用改變、增補《太上說》而成的作品，可以說沒有原型《太上說》，就沒有《太上老君說》。從這點可以明確知道，在經文方面先有《太上說》，後成立《太上老君說》。

最後，想從經文以外的卷首圖、牌記、靈符等來看整體之架構。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去除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卷首圖與碑記。當然由觀音主導天妃團在天上守護著正行進於海上之海外出使團隊的圖，這類佛教意味濃厚的圖及寫著「皇國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等歌頌皇帝與佛教雙輪關係的牌記（圖一），肯定不是內容上再定義的《太上老君說》所需要。反之，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沒有前述永樂十二年版的牌記，取而代之為在本文後加上〈聖后天妃寶號〉與〈靈符〉。³³ 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b〈至心歸命禮〉與永樂十八年版〈聖后天妃寶號〉、〈靈符〉相較之後，可知道藏本j〈天妃救苦靈符〉與十八年版〈靈符〉完全一模一樣。反之，道藏本b〈至心歸命禮〉，文中有「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而十八年版〈聖后天妃寶號〉則是「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菩薩摩訶薩」，可見十八年版增加了佛教用語「菩薩摩訶薩」。從這裡來看，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承繼十二年版《太上說》卷首圖與經文，再從道藏本《太上老君說》中擷取出〈天妃救苦靈符〉，加上變造之佛教式〈至心歸命禮〉而完成。³⁴

伍、永樂期《天妃靈驗經》的歷史開展及其背景

根據前章的考察，整理三本《天妃靈驗經》的成立過程如下。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是永樂十年（1412）十月十二日接到永樂帝勅命的楊敏，於永樂十一年四月在印度洋安達曼群島附近海域遭遇海難之際，祈禱並發願欲刊印

理大學付屬天理圖書館所藏《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³³ 牌記不見的理由，一葉從六行變四行變窄了，另外，可從圖需用到六葉這點來檢討。

³⁴ 道藏本《太上老君說》的「至心歸命禮」，於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則被改為「志心皈命禮」。

《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靈驗經》一藏，因此在永樂十二年歸國後隨即開版、印刷。之後，去除內容中佛教因素與民間信仰內涵，並經過改變、增補，更具道教內涵的《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終於成立。³⁵於是，天妃出身不再是湄洲島姑娘，而是天界天尊或太上老君令其降誕的北斗七星之一妙行玉女。更進一步地在鬼神所要加害的對象中，「外邦進貢，上國頒恩」的話題登場，天妃所能滿人的願加入了「求官、進職、爵祿」等等，且非常露骨地刻意地也將能成為海外招諭使加入天妃所能滿的願中。這大概是與宮廷親近的道士們希望出使海外的使者們能使用此經而創造出來的吧。因此，永樂十四年被任命為出使海外的使者之一達勝慧，他發願若能平安歸國，就刊印《天妃靈驗妙經》一藏，但他不幸地在遠航中死亡。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就是為完成其遺志而刊印。

又，因為楊敏在遭難之際，也祈禱發願要印《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靈驗經》一藏，可見在他出使之前《天妃靈驗經》已經確實存在。認同此項事實的李麗涼氏有以下結論，她認為最晚在永樂十一年（1413）之前《天妃靈驗經》就存在，最早在永樂七年（1409）正月之後。當時因鄭和的奏請，永樂帝才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封號。³⁶

因此本文認為《天妃靈驗經》的成立，有可能上溯至永樂七年以前。理由是《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內容本身並看不到永樂帝所敕封的「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封號。也就是說，雖然永樂十二年版楊敏〈刊記〉中，刻有「勅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靈驗經」，而永樂十八年版〈聖后天妃寶號〉中也寫著「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菩薩摩訶薩」，但兩版經文內容都看不到「弘仁普濟」的文字。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C〈老君封號授咒〉，老君奏封的稱號是「無極輔斗助濟政德天妃」，而相對應之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則將「助濟政德」改寫為「助政普濟」，成為「無極輔斗助政普濟天妃」。《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成立時間，如果是在永樂帝封號以後，

³⁵ 如前所述，金秋鵬〈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認為初刊在永樂十四（1416），但並未說明典據出處。金秋鵬，〈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然，如本文第三節所檢證，《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經文是以《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前提；永樂十八年版〈聖后天妃寶號〉與〈靈符〉是以《太上老君說》的〈至心歸命禮〉與〈天妃救苦靈符〉為前提，這是事實。

³⁶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頁43。

應該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由此可知《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成立時間，應該在永樂七年正月之前。

在這裡想談鄭和曾開版、印刷〈天妃靈驗經〉之事。鄭和第一次出使海外為永樂三年（1405），在這之前的永樂元年，鄭和開版印行《佛說摩利支天經》，甚至在永樂五年共十一次刊印大藏經。³⁷ 鄭和以施主身分印行〈天妃靈驗經〉的本子目前並未發現。但記載著永樂十二年（1414）三月〈鄭和法名碑〉的題記中，「法名福吉祥」的鄭和發心書寫之經典有《觀音經》、《摩利支天經》、《天妃靈驗經》。³⁸ 又，題記中刻寫著，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碑記中的二句話「皇國永固、佛日增輝」，如前所述，這是楊敏模仿已刊行的《天妃靈驗經》並在永樂十二年版刊印，而其經文本身成立於永樂七年以前。在這裡我想指出此永樂十二年版之前刊印的《天妃靈驗經》，有可能也是鄭和所刊印。

這裡請再次注意因達勝慧遺願而刊印的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如前所述，雖然《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早已存在，但是出使海外使者們繼續使用的不是《太上老君說》，而是在內容上有著佛教元素及媽祖出生於湄州島有著地方民間傳說的《太上說》經文及卷首圖。這意味著，雖然道士們以道教方式解釋天妃並創作《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但他們的企圖並沒有成功。

其原因之一，還有當時出使海外之宦官們都是熱心的佛教信仰者，從鄭和自己所刊印佛典題記的署名，即「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福吉祥」就可明白。³⁹ 名為「速南吒釋（漢譯「福吉祥」）」的法名，是西藏密教觀世音菩薩的名字，⁴⁰可見鄭和選擇觀音菩薩的名號作為自己的法名。楊敏也在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刊記〉中，署名「大明國奉聖內官楊敏，法名佛鼎」，達勝慧也自稱「奉佛信官達勝慧」。《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雖是道教經典，卻留有濃厚佛教元素，這是因為有這樣的施主吧。

但，仍有只用「海外出使者的佛教信仰」為由，所無法說明的問題。那就是《太

³⁷ 陳玉女，〈鄭和刊印佛經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頁186-188。

³⁸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頁39。

³⁹ 陳玉女，〈鄭和刊印佛經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頁186。

⁴⁰ 王海濤，〈鄭和與佛教〉，頁398-406。

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以「元在莆田縣湄州山，三月二十三日辰時生」這樣的民間傳說做為基礎來說明天妃由來。對雲南出身的鄭和而言，從福建擴至中國沿岸的這個傳說決不是生來就習慣。如果說他們是從佛教信仰或觀音崇拜的角度完成《天妃靈驗經》的製作，那麼沒有必要說天妃是生於湄州島的姑娘。出使海外使者們持續刊印《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的另一理由，不得不舉出支持著他們海上遠征的那些駕船、造船之人。出使海外的海港以福建省長樂為代表，而擔任外洋航海船舶關係人的中心人物有福建出身者。在《太上老君說》中被改變的地方是〈天人顯跡〉、〈三界顯跡〉，而《太上說》則保留原有的〈湄洲顯跡〉。將天妃是湄州島出身的姑娘，這個在沿海世界裡長久以來被廣傳之傳說，改成從天降誕的妙行玉女。這對福建出身船舶關係人而言，他們會強烈排斥這樣的經典可想而知。這樣的想法，對和他們一起生活在船上，漂行在大洋中出使海外使者們應該也能充分地感受到吧。因此與其選擇在道觀書桌前創造出來的經典，海外出使者們寧可選擇與他們在船上共度危機船員們能共有的經典。

關於《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李獻璋氏曾做如此評述，即「只是在特種信仰集團之間流行的文獻，一般流傳不廣」。⁴¹ 但，如前述評價，這是視《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和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同樣經典的基礎上所做之判斷。李麗涼氏注意到鮑菊隱（Judith Boltz）有關《天妃救苦靈驗經》的研究中，提到了施博爾（Schipper）在臺蒐集道經、科儀等舊鈔本，其中與媽祖有關者為《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妙經》和《明著天妃福聖燈》兩部經，並推測實際上臺灣抄本與永樂十八年本仍屬同一系統。⁴² 後來廣為世人所熟知的媽祖隨從神——千里眼與順風耳，他們最早出現在《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道觀宮廷道士們所創造的天妃出自妙行玉女《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不一樣，保留天妃是湄洲島姑娘、觀音化身海外出使者或船員想法等之《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流傳著。

⁴¹ 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頁 41。

⁴²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頁 43。

陸、結語

宣德六年（1431）冬，鄭和在最後海外使行出航前，於出洋港福建長樂南山天妃行宮建立《天妃靈應之碑》。碑中言及：

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視諸夷域，迴隔於煙霞縹緲之間。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誠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賴天妃之神護佑之德也。神之靈固嘗著於昔時，而盛顯於當代。溟渤之間，或遇風濤，即有神燈燭於帆檣，靈光一臨，則變險為夷，雖在顛連，亦保無虞。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掠者，剿滅之。


充分說明了感謝在屢次遠征中天妃的加護與庇佑。本文以與鄭和同時期的兩位海外出使者刊印之天理大學付屬天理圖書館藏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題材，探討與收在《正統道藏》之《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關係，考察此三經典所提示生於福建民間之媽祖信仰，與佛教、道教的交錯問題，更進一步以此為背景考察永樂帝時代船舶關係者、出使海外使者、道士們的動向。整理所得結論如下：

第一，此兩版經典，為日本醫學家兼美術史家黑田源次氏在蒐集自己版畫史研究資料時，於一九三一年夏在北京購得的道佛經典數百部中之兩部。依照黑田氏的說法，這些經典是從北京護國寺流出。

第二，《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卷首圖的構圖與經文內容雖然相同，但十二年版卷首圖後的牌記，十八年版沒有，且十八年版在經文後加上了〈聖后天妃寶號〉與〈靈符〉。又，遺願刊印十八年版的達勝慧並非僧人，和鄭和一樣是宮廷官僚。

第三，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是以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為前提改編、增補。永樂十八年版〈聖后天妃寶號〉加了佛教用語的道藏本〈至心歸命禮〉。因此三本的前後關係為永樂十二年版→道藏本→永樂十八年版。

第四，永樂十二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經文成立可以上溯至永樂七年，於是最初刊行《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鄭和書寫《天妃靈驗經》的關係受到矚目。又，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雖然露骨地加上新的以海外出使者意願為內容的東西，但道藏本《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刊行後，海外出使者們仍持續開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其背景可能是存在著出使海外使者們以觀音為中心的佛教信仰，及出生於湄洲島天妃與船員們民間信仰的關係。

天理大學付屬天理圖書館藏永樂十二年版與永樂十八年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若與經懺科儀形式均整備，且與屬正統立場之《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相比，混雜著佛教及民間信仰的兩版《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或許可稱得上是奇異的偽經吧。其形式的不諧和或混雜各種信仰，正反映出當時的現實歷史。這些正是其作為歷史資料的價值吧。如黑田源次氏所看重一般，《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精緻卷首圖可說是美術史研究的第一級素材。同時，推動海外宣諭跨洋外交的皇帝、接受命令而遠征海外的內官們、支撐跨洋外交活動的船舶關係者，他們之間所醞釀出來豐富信仰內涵及力量，更是道觀道士們想利用並吸收的。作為想揭開環繞著永樂期海外出使的諸勢力與諸階層所交織多層的、立體的歷史構圖素材，《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今後將會更發揮它更大的價值。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中文

（明）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明）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明）費信撰，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清）程順則，《指南廣義》，福州：琉球館，1708，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線裝本。

作者不詳，《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收入《正統道藏》第19冊，臺北：新文豐，1985。

作者不詳，《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收入《藏外道書》第3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二）日文

松崎鶴雄，〈黑田源次博士の伯林便り〉，《書香》，第45號，1932年7月，收入《復刻版：書香：滿鐵大連圖書館》，東京：綠蔭書房，1992。

二、專書

（一）中文

王伯敏編，《中國美術全集》，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繪畫篇，第20冊，版畫卷。

伯希和 (Paul Pelliot) 著，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二）日文

李獻璋，《媽祖信仰之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

砂川雄一、紗川淑子，《有馬源内と黒田源次——父子二代の一〇〇年》，東京：砂川雄一、紗川淑子出版，2010。

黒田源次，〈清初以前の支那版畫〉，美術研究所編，《支那古版畫圖録》，東京：美術懇話會，1937。

黒田源次，《長崎系洋畫》，東京：創元社，1932。

三、期刊論文

(一) 中文

- 王海濤，〈鄭和與佛教〉，《鄭和論叢》，第1輯（1993），頁398-406。
- 金秋鵬，〈迄今發現最早的鄭和下西洋船隊圖像資料——《天妃經》卷首插圖〉，《中國科技史料》，第20卷第4期（2000），頁61-64。
- 張之傑，〈永樂十二年榜葛刺貢麒麟之起因與影響〉，《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5），頁66-72。

(二) 日文

- 小野忠重，〈偉大な美術史家の回想——天理圖書館黒田源次舊藏品に寄せて——〉，《ヒブリア》，第37卷（1967），頁37-72。
- 澤田瑞穂，〈天理圖書館所見道書私録〉，《東方宗教》，第30號（1967），頁81-93。
- 岡西為人，〈黒田源次先生と東洋醫學〉，《醫譚》，復刊第15號（1957），頁36-39。
- 黒田源次，〈蘆廬（所藏）明初道教典籍目錄〉，《滿州史學》，第2卷第3號（1938），頁49-58。
- 藤田明良，〈紹介：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季刊民族學》，133號（2010），頁35-53。

四、專書論文

(一) 中文

- 佐野輝夫，〈東亞醫學〉，輔仁會滿州醫科大學史編集委員會編，《柳絮地に舞ふ——滿州醫科大學史》，奉天：輔仁會滿州醫科大學史編集委員會，1978，頁140-141。
- 李麗涼，〈媽祖信仰與道教——以《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為主的考察〉，明道大學人文學院編，《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清水鎮：臺中縣文化局，2010，頁35-53。
- 陳玉女，〈鄭和施印佛經與興建佛寺的意義〉，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163-200。

(二) 日文

- 二階堂善弘，〈北京旧廟会と寺廟跡地について〉，二階堂善弘編，《近代中國都市芸能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豐中：関西大學文學部，2001，平成9-11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礎研究(c)報告書，頁47-65。

藤田明良／《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與永樂期的海外出使——
日本天理大學所藏永樂十二版與永樂十八版之考察

五、網頁論文

金秋鵬，〈關於鄭和寶船船型之我見〉，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http://www1.ihns.ac.cn/members/jinqiup/baochuan.htm>)，最後檢索日期：2010.05.03。

（責任編輯：楊雅蓉）